



听鸟鹤鸣山

■徐天喜

南充鹤鸣山,一座被城市环绕着的山地公园。它与山下的嘉陵江缤纷水岸湿地公园,共同构成鹤鸣山旅游景区。在这里,200多亩深林,藏住了寂静,留住了鸟鸣。

山不高,但充满古韵和典雅。山上有古塔古庙,有竹木蔽天。老樟树撑起整座山的绿穹,黄角树的气根垂下来,像谁随手挂了几络褐色流苏。丛生的慈竹,微风吹过时,叶子便翻出灰白背面,哗啦啦响成一片。林木竹从深处,攒着四时不断的鸟声。

我家紧挨鹤鸣山,日常散步,多半在这山林里游走。我最喜欢的是听鸟叫,几十年过去,从没听烦过。听得久了,凭叫声,就知道是哪种鸟。常驻山林里的,主要有斑鸠、画眉、麻雀、竹鸡等,也有季节性的布谷鸟、黄鹂,以及各种不知名的小鸟。品种虽不多,也非珍稀,但它们数量多,叫起来就很热闹。一座山地公园,就因它们清脆婉转的叫声,平添了生机与灵气。

没雨的日子,天还未亮透,鹤鸣山就被斑鸠叫醒了。“咕——咕咕——”声音从头顶的樟树冠里漏下来,清晰且干净。拐过弯,就着林下石凳坐下,对面皂角树里又一声“咕咕”应了过来。起身再往前,鹤鸣湖边的竹林深处,斑鸠声也叫了,声音被青桐叶滤去一层,比头顶那只要轻些。环顾四下,密匝匝的枝叶,把天缝得只剩下细碎的浅蓝,没有鸟的影子。这种“有声无鸟”的状态,很是奇妙——耳朵里,声音是满的;眼睛里,却看不到鸟的影子。



不到鸟的影子。

听斑鸠叫,最妙的是在梅雨天。这时节,斑鸠会更集中,叫得也格外勤。霏霏雨雾里,各种斑鸠声此起彼伏,音质湿漉漉的,比晴天更细腻、温润。长辈人讲,这是斑鸠在“借雨喊雨”。在这样的日子,撑一柄伞,走在洁净的游步道上,才能真正体会出山野诗意。

上午的山林,是留给自己的。鸟儿们把嗓子藏在浓叶深处,晨练的人散了,石阶上偶尔碰见戴草帽的清洁工,点头笑笑,就各走各的。从嘉陵江拐过来的风,穿过竹林,带着浅浅的凉意。厚实的樟树叶子,把光切碎了洒在游步道上,踩上去像踏着一地铜钱。我常在靠湖的石凳上坐下来,安静地小憩。这时候的鸟鸣,仅有偶尔一声,从某棵树的深处轻轻漏出来,像被微风碰掉了一滴露水。等了许久,还是这么一声。然后,又是很久久的静。

斜阳从古塔尖上滑下去时,林子里浮起薄薄的岚气,该是鸟儿们“争巢”的时候了,林子里又热闹起来。此时,它们不再是清晨那种各唱各的从容,而是急着回家的吵嚷。画眉闹得最凶,它们大概是争在哪根竹枝过夜。那声音清亮、短促,一声追着一声,在渐渐暗下来的林子里撞来撞去。麻雀们更是热闹,成群结伙飞过头顶,翅膀带起一阵细风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

一阵互不相让的吵嚷之后,天彻底暗下来。古塔的轮廓变成一块墨色剪影,喧嚣慢慢褪去。当最后一声鸟鸣落下去,林子像一口深潭,被轻轻扣上夜色的盖子。

鹤鸣山有这样—个传说:唐代有个道姑升仙时,惊飞了山上的群鹤,叫声久久不散,这山便叫了鹤鸣山。传说未必是真,但古时这山里林木蓊郁,引来白鹤栖居,应该是真的。只是如今白鹤不再,鸟声却没断过。在鹤鸣湖边喝露天茶,偶尔就能看见三两只白鹤,在浅水里啄食鱼虾,惊飞时,也会落下几声清唳。

鹤鸣山听鸟,不仅能听出空灵与悦耳,还能听出一种独有的古意。

一座城市的中心,能留住一座听鸟的山,十分难得。1000多年前的白鹤,跟今天的白鹤、斑鸠、画眉叫声不同,但都是这山养出来的。只要竹木还在、古塔还在、传说还在,鸟声就一直会萦绕耳旁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写在边关天路的信

■刘云燕

青藏高原的天路很远,一纸书信很长。和爱人相识时,他身着戎装,驻守在青海格尔木,所在部队担负着青藏线物资运输任务。还未踏足那里,我却先拥有了一片纸上的青藏高原。

那时候通讯尚不便捷,我们交流大部分借助书信。每次收到从天路寄来的信件,心底总会漾起欢喜。爱人的文字温润优美,总愿意细细描摹沿途风景。

“我们驻守在格尔木,你听说过这座戈壁之城吗?这里有万丈盐桥,待到秋日,我们去沙漠深处寻访胡杨。翻过连绵沙山,四下寸草不生,蓦然间成片胡杨扑面而来,金叶灼灼,傲骨挺立,尽显生生不息的力量。”他随信附上胡杨林的照片,满目金黄如诗,生机勃勃,令我心生向往。

没过多久,爱人所在的部队奉命向拉萨开进。他随车出发,10余天后,我才收到他这一路寄出的信。笔墨铺展天路盛景:“倘若日后你来到此地,定会为之动容。雪域昆仑横亘眼前,群峰比肩而立,凛然如列阵的战士。我们穿行可可西里无人区,偶遇成群藏羚羊,还有悠闲奔走的野驴,荒野自有乐趣。”

读罢文字,我暗自遐想,他日日穿行青藏线,仿佛一场浪漫的远行,何其幸运。往后的一封封书信,不断送来高原风物——唐古拉山口漫卷的流云、旷野盛大的落日、湖畔悠然觅食的牛羊;途中偶遇藏族父女,热情邀请他们走进帐篷,共饮酥油茶……

他还兴致勃勃谈起高原羊肉,言语间满是回味,笑

称回到内地,再难寻这般滋味。我写信好奇追问缘由,他风趣作答:“高原羊群饮冰川活水、食山间百草,朝夕与雪山圣湖相伴,肉质自然得天独厚。”

一来一往的信件里,我慢慢笃定,爱人扎根在一处充满诗意的远方。雪域有美景、有美味,能常年徜徉这般天地,他该是多么幸福。

新婚之后,他终于带我奔赴这片反复写进信里的土地。火车昼夜驰骋,跨越千山万水,我们抵达格尔木。视野里风光辽阔苍茫,可稀薄的空气立刻带来冲击,刚到驻地,我便头痛不已,嘴唇干裂起皮。他赶紧拿来抗高反的药物,还细心为我涂上润唇膏。

等我休息调整后,他带我参观军营。这支有着“高原铁军”称号的队伍,秩序井然,战士们神采昂扬。走进军史馆,我才知晓,我想象中浪漫的青藏线其实处处藏着艰险。唐古拉肆虐的风雪、终年不化的高寒冻土,漫长运输路上危机四伏……这些沉重凶险,他在一封封信里,只字未提过。

察觉到我的心绪,他轻轻拉住我的手,淡然一笑:“这片高原,是我最深爱的土地,苍茫辽阔,自有风骨。”驻守高原20多年,他从未向家人吐露过半分困顿和委屈。

后来即便转业回到内地,他依旧年年盼着重返高原。军营与雪域,早已成为他心底难以割舍的牵挂。如今,轻抚那一沓泛黄信纸,邮戳依旧清晰,我也终于读懂当年藏在笔墨深处那份从容与热忱。

一封封写在边关雪域的书信,正是一段滚烫青春最动人的注脚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绿动山野

■曾艺 摄于广东云浮中广核象窝山风电场

■彭晃

初秋时节的藕,是顶好的。不像盛夏的藕,水分太足,嫩是嫩,却少了几分筋骨;也不像深秋的老藕,质地太实,炖煮起来,很费柴禾。

我们镇外有一大片藕塘,此时塘里的荷叶已不复夏日的繁盛,边缘卷曲着,泛出憔悴的黄褐色,却依旧高擎着。风过时,满塘一片干爽声响,相比夏日“哗啦啦”、沉甸甸的绿浪,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韵味。

莲藕人多清早就下塘。我总爱站在塘边看他们穿着齐胸的胶皮裤,在及腰的淤泥里挖藕。他们半弓着身子,一只手探进浑浊的、泛着凉气的泥水里,顺着那枯硬的荷梗,一点点摸索下去。他们神情专注,仿佛不是在摸索一截藕,而是在与泥下的土地低声交谈。忽然,手臂一沉,眉头便舒展开来,另一只手赶紧探下去,两手配合着,像捧着一个易碎的梦,小心翼翼将一整段藕从泥里请托出来。

刚出水的藕是真好看,浑身裹着淡赭色的薄泥,湿漉漉的,像一件刚从窑里烧出、釉色未定的陶器。就着塘里的水哗啦啦一洗,便露出真容。那颜色是莹润的,非白非黄,透着一种如玉的微光。藕身丰腴而匀停,节与节之间环抱着浅浅的、羞涩的凹痕。最动人的是那藕断丝连的光景。采藕人用力拗断时,总会有数不清的、银亮的细丝被牵扯出来,在清冷的秋阳里闪烁着,

仿佛有诉说不尽的情意。藕断丝连,应该是秋天里最温柔、最令人心里一软的词汇。

母亲是料理藕的好手。她将鲜藕堆在厨房角落,泥土的腥气混着藕本身的清芬,是我童年里最熟悉的秋日气息。用藕制作家常菜,一样是凉拌,将藕切成薄片,对着光一看,几乎是半透明的,还能看见里面星星点点的孔洞。在沸水里飞快一焯,捞起来投到冰凉的井水中,为的是保住那一份脆嫩。随后,拌上姜末、白醋和一点点白糖,吃起来是“咯啵咯啵”响,清甜爽利。

另一样,便是藕汤。必须选用稍老一些、粉质足的藕段,与一方带着脆骨的肋排,一同投入粗陶的锅里,文火慢慢煨。起初没什么动静,渐渐地,水汽便顶得盖子轻轻响,一阵阵醇厚暖热的香气,从缝隙里一丝丝钻出来,先试着探着,而后便大胆弥漫开来,充盈整个屋子。待汤煮好,藕已炖得软烂,用筷子轻轻一夹,便塌下去,吸饱了肉汁精华的藕段,入口即化。

我常想,藕是极懂得生存之道的。夏日,它不与荷花争水面上的灼灼风华,只安心在淤泥深处,悄悄积蓄。待到秋风一起,百花凋零,荷塘寥落,它才从容不迫将饱满的、丰盈的果实奉献出来。它不负秋天的期待,秋天也因为它,而变得充实和温厚起来。

窗外,秋意愈发深了。拈起一片凉藕,放入口中,清冽的甜与脆,仿佛将整个宁静的秋夜都含进嘴里。一方水塘里的人间至味,就藏在最朴素的泥土与风箱里,静静地等着懂得的人,去发现,去品尝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秋风荷塘